

开到荼蘼
花事了，
可是花开
到尽头，
也还是会
留恋花枝的，
就如同
我留恋着你

碾玉

云葭——著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我不是说过
不让你来后院的吗！”

“忽然想看看你，就过来了。”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碾玉

云葭

著

惊蛰之日，他们初遇。谷雨时节，他们重逢。
他曾对她说一句很美的话：美言为诗，美石为玉，美人为你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碾玉 / 云葭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ISBN 978-7-5594-0755-9

I. ①碾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3839 号

书 名 碾玉

作 者 云 葭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 罗 婷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文字编辑 林 碧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 292千字
印 张 10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,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755-9
定 价 29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卷 · 相思雨	001
第二卷 · 旧时梦	065
第三卷 · 拾豆蔻	130
第四卷 · 又一春	181



目录

CONTENTS

后记 · 在红尘里	311	番外二 · 玉漏迟	307	番外一 · 桃花祭	301	第五卷 · 花事了	245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	-----



第一卷·相思雨



晚辞将桌上的锦盒一一打开，站在她身后的小桃和阿绣禁不住发出了“哇”的惊呼，就连父亲的那两位见惯了好东西的姨太太也都露出了艳羡的神色。这些个锦盒中的东西，无一不是价值连城：极品东珠项链，老坑阳绿翡翠双镯，祖母绿耳坠，红宝石戒指，点翠发簪……

晚辞淡淡地扫了这些礼物一眼，直到她打开最后一个盒子，眼神才有些许变化。

那是一把白底的双面真丝刺绣团扇，扇面上仙鹤群舞，有的引吭高歌，有的轻挥翅膀，有的回头凝视同伴，每一只都绣得栩栩如生，画面绝美，宛如仙境。扇柄是黑檀木所制，上面刻了一个小篆体的“山”字。

晚辞拿起扇子细细观赏，葱根一般的指尖从扇面上抚过，竟舍不得再放手。

“凌之你看，这扇面绣得真别致，颇有宋徽宗《瑞鹤图》的神韵。”

苏凌之接过团扇，轻轻扇了几下风，赞不绝口：“绣工确实了得，用着也很称手。”

“古书上说，仙鹤闻降真香则降。传闻徽宗作《瑞鹤图》，也是因为宫中多焚降真香，群鹤盘旋宣德门。这扇面上的鹤绣得这般逼真，若是真焚一炉降真香，它们可是真的能飞出来吧。”

“你若有这个兴致，不妨试试看。”

晚辞拿过扇子，轻拍苏凌之的额头：“鬼丫头，跟你说笑呢，这仙鹤哪能真飞出来，你当是话本故事呢。”

“话本故事不都是有原型的吗，什么木石之约啊，金玉良缘啊。你记不记得露易丝和她男朋友相识的故事？也很传奇啊！”

姐妹二人正打趣，一旁穿紫红绣牡丹花旗袍的美艳妇人凑过来瞅了一眼，不屑道：“这扇子能值几个钱？满大桌子礼物，随便拿一样不比这扇子贵重多了！”

晚辞掩嘴笑：“如姨有所不知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扇子，它出自苏州刺绣大师谢坤山之手。”

另一位穿格子旗袍的美妇人听了，眼前一亮：“可是那位传说中专给慈禧太后做绣品的谢坤山大师？”

“月姨说得不错，你老家在苏州，应该见过谢大师的绣品吧？”

“我也是略知一二，哪比得上大小姐见多识广。就算是谢大师的绣品摆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一定能认出来呢。”月姨拿起扇子端详，“这把扇子竟有这么贵重？”

晚辞点头：“谢大师生平绣锦缎居多，手作的扇子却只有那么几把。他去世之后，留下的绣品也就成了奇货可居的宝贝，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。”

一阵掌声打断了众人的交谈。晚辞回头一看，脸色微变。

门口男子穿一身白色西装，高大挺拔，相貌俊朗，实打实的翩翩贵公子长相。如姨本来想说些什么的，一看到他，马上把话咽了回去，脸色非常难看。

白西装男人笑着开口：“晚辞妹妹好学识，不过一把扇子，居然能说出这么多典故来，又是降真香又是宋徽宗的。佩服，佩服。”

“你是？”晚辞打量了他几眼。听他话中的意思，像是在门口听了有一会儿了。

小桃提醒她：“大小姐，这是大少爷啊。”

大少爷？纪泽宇？

晚辞着实吃惊了一番。月姨和如姨明明说纪泽宇是个声名狼藉的主儿，怎么没人说他长得这么好看？她不由得扼腕叹息，真是白白糟蹋了一副好皮囊！

她上午一到家，如姨和月姨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些年发生的事都说给她听了。提到纪泽宇，她们可没少说吝啬挖苦的话，说他是上海滩出了名的浪荡公子，成天无所事事，除了进赌场就是逛妓院，大把大把往外花钱。月姨还咬牙切齿地对她说，再这样下去玉家迟早要被他败光。

晚辞听完，不由得细细回忆了一番。她隐约记得第一次见纪泽宇是在八岁那年的惊蛰日。父亲把兰姨和纪泽宇领回玉公馆，说他们以后就

住在这里了，她听了之后老大不高兴。于她而言，兰姨母子就是这玉公馆的入侵者，她不喜欢他们，自然也不会给他们什么好脸色。

那时候的纪泽宇还是个病恹恹的少年，其貌不扬，偶尔还会被她欺负。真没想到她去德国这些年，他的变化这么大。

晚辞沉默了一会儿，琢磨着该怎么应对这位纨绔少爷。结果没等她说话，纪泽宇先开了口：“这把谢坤山大师手作的扇子，妹妹可喜欢？”

“不错，看着挺顺眼。”

“喜欢就好，也不枉我费了一番苦心思。”

“这扇子是你送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纪泽宇挑了挑眉，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既然你挖空心思准备了这么大一份礼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不过丑话说前头，我好歹是这玉公馆的大小姐，你这份礼我受得起，所以你也别指望我因此就欠了你什么。”晚辞面不改色，短短几句话将彼此的距离拉开了个彻底。

她嘴上这么说，可毕竟只是十七八岁的少女，得了称心的东西心里还是欢喜的。借着她回国的机会，那些想巴结父亲或是外公的人源源不断地往玉公馆送礼。她和凌之坐着拆了半天礼物，也只有这把团扇合她的心意。

纪泽宇见他这位名义上的妹妹如此厉害，露出了诧异的神色，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，像是见惯了这种场面。他上下打量晚辞，眉眼间全是笑意：“这礼物本就是送给你的，哪来的欠人情一说。妹妹不用客气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，我以后对你也不会客气。”

“妹妹这些年在德国过得好吗？”

“挺好的。”晚辞狡黠一笑，“看不见你和兰姨，我这心情也特别舒畅。”

月姨和如姨坐山观虎斗，掩不住满脸得意，她们早就巴巴望着晚辞能早日回国整治整治纪泽宇母子了。

纪泽宇却并不在意，眼角依旧挂着笑：“怎么，刚回家就给我脸色呢？我退一步你就进一步。我说晚辞妹妹，你至于吗？得罪你的是我妈，我又没招你惹你，你别把气往我身上撒啊！”

晚辞心中冷哼，谁让你是她儿子呢，不撒你身上撒谁身上啊！她走到纪泽宇身旁，掩嘴道：“别老一口一个妹妹地套近乎，我们没那么熟。你还是先去洗个澡去去酒吧，看你这样儿，刚从哪个花楼找乐子回来？”

“你看，又挖苦我了不是！”

“我可没瞎说，你这满身的酒气，不是喝花酒是什么？我本来还挺饿的，这下好了，熏得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。”

纪泽宇先是一愣，然后哈哈大笑：“好好好，我这就去洗，你们慢慢聊。”

看到纪泽宇就这样走了，月姨脸上一下子有了神采：“哎哟，我的大小姐，太解气了！你是不知乐心兰和她这儿子平时多跋扈啊，可是在大小姐你面前还不是得夹着尾巴做人！”

“月姨说笑了，我哪有心思跟他们吵！”她不过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让他们知道她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省得以后他们给她脸色看。

“你不跟他们吵，难保他们不会欺负到你头上来。”如姨愤愤不平，“我们大小姐心善，可那纪泽宇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！”

“他？”晚辞不屑地笑了笑。纪泽宇怕是每天和他那些红颜知己缠绵都来不及，哪有时间理会她啊！如若不然，他刚才对她也不会是那样的态度了。

两位姨太太心知这位心高气傲的大小姐并未将纪泽宇当回事，也不方便多说什么，生怕说太多了反而惹得她心烦。

月姨殷勤道：“大小姐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邮轮，长途跋涉必定累坏了，喝点茶就回房歇息吧。你和凌之的房间我可是吩咐下人天天打扫的，什么东西都没动过，就等着你们回家呢。”

“月姨费心了。”

“见什么外啊，我可是一向都把你们当亲闺女的。”

晚辞笑了笑。她心里很清楚，月姨和如姨虽不见得是真心待她好，但素来尊重她，对苏凌之也宽容，不似乐心兰那般叫她生厌。她们偶尔有点小心思，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维持起码的礼节。不管怎么说，她们也算是她的长辈。

小桃把茶端给晚辞，晚辞接过来正要喝，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晚辞回头，只见乐心兰穿了身金色绣花旗袍，像水蛇一样扭着腰肢走下楼来。她打了个哈欠，慵慵懒懒道：“我当是谁那么大的排场呢，原来是大小姐回来了啊。”

晚辞懒得理她，低头继续喝茶。

乐心兰走过来，坐在了晚辞旁边的椅子上。她抓起一把瓜子，边嗑边说：“大小姐在德国过得怎么样？和那些红毛绿眼睛的洋人待在一起想来挺有意思的吧，要不怎么一待就是十年啊，我还以为你不打算回来了呢。”

晚辞放下茶杯，笑得特别灿烂：“兰姨说的这是哪里话，我是爸爸唯一的孩子，玉家的一切他是要留给我的，我怎么能不回来？我若不回来，岂不是正合了你的意吗！”

“你——”兰姨气得脸都绿了。

月姨和如姨听得甚是开心，在一旁捂着嘴偷笑，眼中尽是幸灾乐祸之色。

乐心兰愤愤地瞪了她们一眼，费力挤出笑容：“这里是玉公馆，你是玉家大小姐，你想进这个门我还会拦你不成？玉家的大门当然是为玉家人开的，至于——”

她瞥了一眼苏凌之，接着说：“外人硬是要赖在这里，我当然不乐意了。你说是吧，凌之。”

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了苏凌之身上。苏凌之脸色发白，低头绞着自己的衣角，一言不发。

“兰姨说得极是，”晚辞把茶杯往桌上一放，“要说这外人，你的宝贝儿子不也是外人吗？他好像真的不应该赖在玉家，你说是吧，兰姨。”

乐心兰还未来得及接话，晚辞又一句话堵了过去：“哦，对了。我刚一回国就听说，我这位大哥成天在外眠花宿柳，挥金如土。兰姨你以后得多提醒提醒他，他这样不学无术，坏的可是我们玉家的名声，人家也会说兰姨你教子无方的。”

如姨没憋住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。

乐心兰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她哼了一声，扭着腰肢上楼去了。

如姨凑近晚辞，娇笑道：“我的好姑娘，多亏你回来了，这玉家恐

怕也就只有你能治她了。你是不知道这些年她有多嚣张，还真把自己当正房了，哼！虽然太太不在了，但怎么也轮不到她来作威作福啊，也不想她自己以前是做什么的。我和你月姨再不济，好歹也是清白人家的女儿啊。”

“就是！”月姨附和，“先生也是对她太好，都把她惯到天上去了！”

二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絮絮叨叨说个没完。晚辞猜想，这些年她们必然是受了乐心兰不少气。

乐心兰原本只是个小戏班的戏子，后来唱红了，在上海滩小有名气，就被陆军总署的纪司令娶回去当了姨太太。她肚子争气，过门不到半年就怀孕了。那纪司令膝下无子，年近四十才得了纪泽宇这么个儿子，自然是宝贝得很。乐心兰母凭子贵，一来二去也就骄横起来了，连纪司令的原配夫人也不放在眼里。

只可惜好景不长，纪司令被诬陷与东瀛人勾结，不久之后就被上面下令处决了。晚辞的父亲玉正扬和纪司令是至交好友，纪司令临死前求玉正扬娶了乐心兰，好好照顾他们母子俩。玉正扬素来重情义，想也没想就应承下来了。为了这事，晚辞和他闹过好几次。

那时候晚辞年纪尚小，却也明白兰姨母子进门意味着什么。玉家已经有了苏凌之这个养女，若是再来一个养子，再加上一个后娘，她们姐妹俩指不定被欺负成什么样。更何况乐心兰一进玉家就对下人颐指气使，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女主人，晚辞很是看不惯。她讨厌乐心兰，连带着也讨厌纪泽宇，尽管纪泽宇几乎不主动招惹她。

少年时期的纪泽宇不爱说话，总是待在房间里，可是他有乐心兰这个母亲，想不被人注意都难。乐心兰在纪家蛮横惯了，到了玉公馆依然性情不改，得罪了不少人。她比晚辞想象中的有手段，一进门就把玉正扬哄得团团转，玉正扬几乎对她言听计从，对纪泽宇的宠爱丝毫不亚于晚辞这个亲生女儿。

乐心兰进门不到两年，玉正扬又娶了三姨太如姨和四姨太月姨。三个女人一台戏，争风吃醋的戏码每天上演，天天不重样，闹得整个玉公馆都不得安宁。

晚辞着实厌烦这样的家，她开始想念早逝的母亲，越是想念心里就越讨厌乐心兰。她从不肯叫乐心兰一声兰姨，每次提到乐心兰，开口闭口“那个女人”，吵架更是家常便饭，把玉正扬气得够呛。玉正扬没有办法，只得把晚辞和苏凌之送去德国念书。

想起前尘往事，晚辞只觉得昏昏沉沉，格外困乏。她交代了下人不许打扰，便回房歇着去了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接下来的日子必定有得她头疼的。

2

夕阳下的海面漾着成片的金黄，晚辞闲倚在栏杆上看日落，风吹在她的脸上，吹散了她的头发，风中带着一丝咸湿的海水味儿。有几只海燕从她头顶飞过，拍打着翅膀向着海天交界处而去。她失了神，眼神放空，默默沉思着。

邮轮航行的目的地是她出生的城市，再过几天她就到家了，可以见到她十年不曾见面的父亲。可是她不确定，那里还是不是她的家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家里恐怕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她不知该用什么心情去面对父亲，还有……还有他的姨太太们。

晚辞叹了一口气，正准备转身回船舱，忽然有个冰冷坚硬的东西抵在了她的后背上。那人的声音不含一丝温度：“玉小姐，抱歉，你知道得太多了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”

晚辞浑身僵硬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——那是开枪的声音。

“啊——”晚辞从床上惊坐而起，惶恐地喘着粗气。她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，鬓角的头发都湿透了。

“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”小桃一边敲门一边喊。

晚辞还在想刚才的梦，没顾得上接话。开门声响起，小桃和苏凌之一前一后急匆匆进门，脸上都带着慌乱的神色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苏凌之坐在床前，掏出手绢帮她擦汗，“怎么了这是一头的汗。”

小桃接话：“大小姐是不是病了？我打电话叫孙医生来。”

“不用，我没事。”晚辞慢慢吐出一句话，声音飘忽。

有人敲了几下门板，众人一齐回头，只见纪泽宇斜倚在门口，目中含笑：“老远就听见你房中的声音了，身体不舒服？需不需要帮忙？”

晚辞见他这幸灾乐祸的样子着实讨厌，嗔了一句：“算了吧，你别出现在我面前就算帮了最大的忙了。”

纪泽宇摇头叹息：“没想到十年没见，你还是这狗脾气，逮谁咬谁，白瞎了我这一片好心。”

“你能有什么好心！”

晚辞一生气，随手抄起一个枕头扔了过去。眼看就要砸到纪泽宇，纪泽宇伸手便接住了。

小桃看看纪泽宇，又看看晚辞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

纪泽宇挑了挑眉：“还真生气了？我这不是逗你玩吗，消消火。”

苏凌之怕他们又吵起来，忙劝说纪泽宇：“晚辞在邮轮上就不太舒服，可能是累着了。你就别惹她生气了，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吧。”

“行，那你们好好照顾她，有事喊我。”

纪泽宇一走开，晚辞这才稍稍放松。她扭头吩咐小桃：“你也下去吧，我和凌之单独说说话。”

“是，大小姐。”小桃如获大赦。

苏凌之轻抚晚辞的背，细语安慰了几句，话中意思不外乎让她不要和纪泽宇计较。晚辞却一直神游太虚，好似根本没听进去苏凌之的话。苏凌之纳闷，想开口问她，她忽然一把抓住苏凌之的手。

“凌之，我梦见有人要杀我。”

苏凌之脸色大变：“你……梦到他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觉得他是好人，他不会杀我们的。”

“我也觉得他不像坏人。可是我放不下这事。”

“都过去了。你不要总是去想，想多了伤神。”

晚辞沉思了一会儿，点头。

“没事了，好姐姐。”苏凌之抱住晚辞，“现在我们不是都平安到

家了吗，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”

不知为何，听苏凌之这么说，晚辞心里反而更恐慌了。她将头靠在苏凌之肩上，如呓语般开口：“凌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要好好的。外公年事已高，爸爸……爸爸他有太多要顾及的人，我身边只有你了。”

“我们不会分开的。你记不记得，我刚来的时候，谁都看不起我，连下人都欺负我。除了妈妈，只有你真心待我好，把我当亲妹妹对待……晚辞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”

晚辞戳了一下苏凌之的额头：“傻瓜，我们本就是姐妹，跟我说什么谢啊。”

“那我就不说了。”苏凌之起身，“你定是在邮轮上被吓坏了，还没缓过神来呢。再休息会儿吧，一会儿吃晚饭的时候我再来叫你。”

晚辞重新躺下。她目送苏凌之离开，心里暖暖的。

苏凌之是晚辞的生母叶雪黛捡回来的孩子，有时候晚辞会想，母亲是不是知道自己会早早地离开，所以提前把凌之送来给她做伴？

苏凌之刚来玉公馆的时候，瘦得不成样，明明已经五岁了，看上去却像是只有三岁。她怕生得很，缩在墙角不说话，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，怯生生看着晚辞。晚辞问她叫什么，她吓得低下头，双手紧紧抱住膝盖。下人给她洗澡时才发现，她戴着的银锁片上刻着名字：苏凌之。

晚辞自小就疼爱这个小妹妹，后来母亲去世，父亲忙于生意，身边能陪她的也只有苏凌之。久而久之，姐妹俩的感情越来越好，以至于父亲要送晚辞出国，晚辞怕苏凌之在家被乐心兰母子欺负，死活非要带她一起。

如今想来，她何其庆幸有苏凌之的陪伴。异国他乡十年，若是没有凌之，她真不知道怎么度过，更别说前几天邮轮上发生的那事儿了。

晚辞看着床顶的吊灯，眼前不知不觉浮现出那个人的脸来，她轻轻念出了他的名字：“齐远……”

邮轮上的一幕幕像翻书一样，一一回闪。

傍晚，海面上铺着金黄的阳光。晚辞倚着栏杆等苏凌之，她们约好了一起看日落，可是等到太阳落山，她连苏凌之的人影都没看到。

“这丫头，肯定是跑哪儿玩去了。”晚辞嘀咕。

在甲板上待久了，她被阳光刺得有点头晕，准备回房睡一觉。经过苏凌之的房间，她敲了敲门，可是好半天都没人回应。前几天她们在餐厅认识了一个慕尼黑女孩燕妮，大家年纪相仿，一见如故，聊得很是投机。她猜，凌之或许是在燕妮房间。

困意袭来，晚辞打了个哈欠，也就懒得去深究凌之的行踪了。她迷迷糊糊走回自己的房间，取出钥匙开门。

可就在门被打开的那一刹那，晚辞高声大叫，吓得浑身僵硬，手一抖，钥匙掉在了地上。

天，她看见了什么！一个穿睡衣的女人背对着她，披头散发，正在床上和一个男人拥吻。她看不清两个人的脸，但是能感觉得到，他们吻得很忘情，完全没注意她的存在。

就在这时，走廊尽头骚动起来，人声渐近。

“好像往那边去了。”

“去那边找！”

“快跟上，每个角落都不许放过，他受伤了跑不远！”

晚辞不知所措，眼睁睁看着一群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。看见她愣在房门口，为首的士兵上下打量了她几眼，又扭头看房内，他们似乎也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。

房内拥吻的那对恋人这才反应过来，男人凶巴巴喊了句：“你们干什么，还不快出去！”

几个士兵眼神暧昧地看了看晚辞，脸上挂着看好戏的表情，似乎是在嘲笑，又似乎是在同情。他们轻笑出声，笑着离开了，脚步非常整齐。

晚辞惊魂未定地捂着胸口，快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回到甲板上，晚辞深深吸了几口气。太阳已经完全落山，夜幕降临，海面上的波纹已经看不真切。她靠着栏杆，脑子里还在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。只怪她心神不宁，一时不慎走错房间，撞见了如此尴尬的一幕。拥吻的男女，突然而至的士兵……

不对——

晚辞猛然反应过来，她是用自己的钥匙开的门！既然不是她走错房

间，那就是房内那对男女有问题，那群士兵必然是在搜查他们。

怎么办？她忧心忡忡，一时间没了主意。思来想去，也只能先去找苏凌之商量一下对策。

“凌之，凌之你在房间吗？”晚辞一边敲门一边喊。

半晌，房内没有任何回应。她将耳朵贴在门板上仔细听，确定房间没人，这才悻悻离开。

她又去了燕妮的房间，敲了半天门，结果是一样的，没人。

“这两个人去哪儿了？急死人了！”晚辞急得直跺脚。

许久之后，她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，再次回到自己的房间门口。先前掉落的钥匙还在地上，钥匙旁边躺着露易丝送给她的蔷薇花胸针，她盯着胸针失神。

露易丝是晚辞在慕尼黑最好的朋友，中德混血儿，父亲是德国有名的医生埃里克，母亲是叶雪慷的闺中密友。晚辞和苏凌之在德国这些年，一直寄宿在露易丝的家中。她们离开德国的时候，露易丝父女俩亲自送她们去汉堡坐的船。

晚辞小心翼翼地捡起钥匙和胸针。她把胸针别在衣服上，然后靠近门把手，轻轻将钥匙插入孔中。这一系列动作仿佛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，她额头上已经冒出了细小的汗珠。

门开了，床上的被子整整齐齐，没有任何被人动过的痕迹。晚辞诧异极了，她一步一步地，缓缓走进房间。她不由得怀疑，之前看到的一切只是她的幻觉。

“别动。”

晚辞身子一僵，有什么东西抵在了她的后腰上。很快，有人凑近她耳边，声音低沉，吐字清晰：“不许叫，去沙发上坐着。”

“你是谁……”

“别问那么多，照我说的做。”声音有些耳熟。

她想起来了，这声音……是先前让士兵出去的那个男人！

这艘邮轮从汉堡港开往上海，船上有很多归国的华人，听到汉语她并不觉得奇怪。只是……